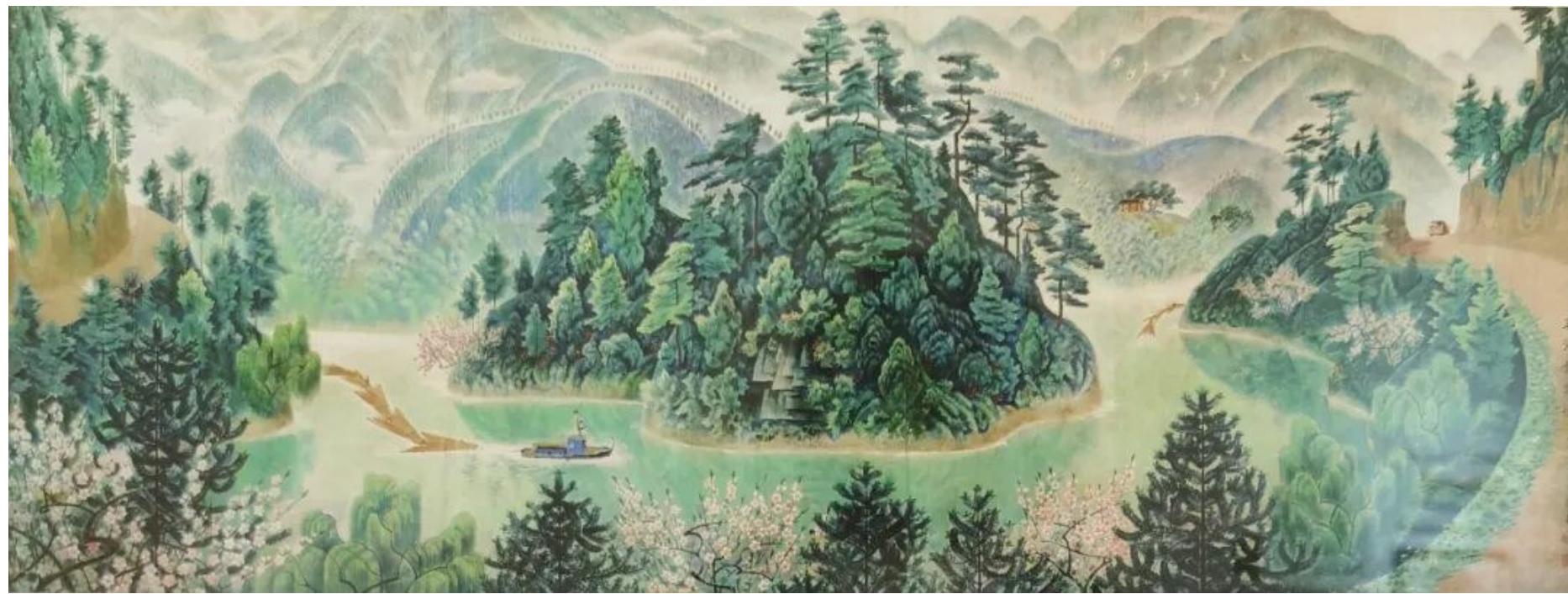


艺苑杂谈



《春洒黄金堰》(平江县医院大厅) 布面丙烯 1983年

周令钊

一支画笔,勾勒出新中国的模样。一生回望,最眷恋仍是故乡的山水。

2025年10月28日,湘江之畔的湖南美术馆,透着暖意,周令钊作品捐赠仪式暨“湖湘百年美术之路——周令钊抗战主题作品展”开幕式在此举行。

周令钊先生之女、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周容站在众人面前,温柔而坚定。

这天,她正是来履行6年前的约定——把父亲的艺术心血,送回这片孕育他的土地。

水墨、油画、设计手稿……325件艺术珍品,凝聚着这位著名艺术家、艺术设计大师、共和国“最美奋斗者”的心血。

“湖南是父亲家国情怀与一生信仰的萌生与养成之地。”周容的话语在大厅里回荡,落在在场者的心上。

1. 从平江走出,提笔赴烽火

“这些都是家乡题材的作品。你看,这是韶山的,这两幅是岳阳的,我们老家平江的是这一幅,原来有9米多长。”

展厅里,周容领着簇拥着她的一群记者,走近湖南主题的画作前。

“父亲在平江生活了6年半,6岁半到长沙,又在那里待了9年,在湖南的15年,是他艺术感知最初的成长期。”周容缓缓道来。

1919年,五四运动前两日,周令钊出生于平江县一个书香之家。母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国画教员,墨香伴着他长大。平江的青山绿水,融入了他的眼底。只是童年的安宁,常被动荡打破。

周容记得父亲讲过的一个往事。五六岁时,平江正逢军阀混战,南北军队在乡下劫掠。一次,他在平江爽口村写生,正专注描摹景致时,一只小狗从旁跑过。他低头看狗,就在这一瞬,一颗枪弹从他原先的位置飞过。是这只偶然出现的小狗,无意间救了他一命。

动荡中,周令钊从平江走到长沙,又在抗战烽火燃起时,背起画板踏上了救亡之路。

展厅里的一块展板,清晰勾勒出他的烽火足迹。武汉、上海、广州、桂林、昆明……大半个中国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他以艺术为武器投身宣传战线;绘制宣传画鼓舞士气,奔赴前线慰问将士,开办漫画训练班培养人才,深入战地写生记录真实,远赴缅甸慰问中国远征军。

他加入湖南省抗敌画会,每周赶制一个画展,扛着画板往街头、乡镇跑,让抗日宣传画走进百姓视野;在广州参加“八·一三”歌咏队,在火炬大游行中绘制《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挺起胸膛,按住疮伤,前进》两幅大画;参加漫画宣传队,加入抗敌演剧队后,既设计舞台布景,又客串配角,忙得脚不沾地。

展厅里,一张照片展示了周令钊参与绘制的黄鹤楼城壁大壁画《全民抗战》。

1938年,19岁的周令钊在武汉黄鹤楼下,与第三厅的同事们在黄鹤楼下抢画这幅巨作。

后来,周令钊回忆:“那时国难当头,日军已经推进到长江以北,武汉即将沦陷。我们画画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天天来轰炸,老百姓灾难深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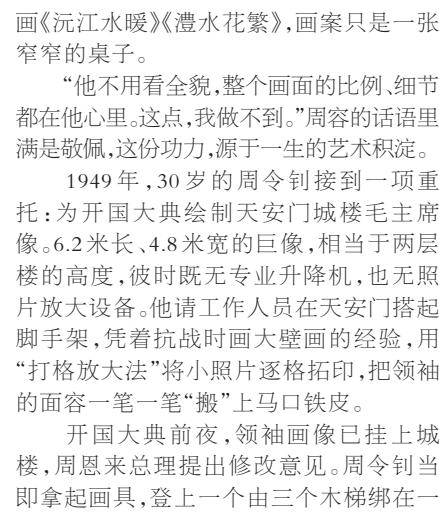
“那些惊险的经历,给父亲建立起了坚定的信仰。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国家和平安宁,老百姓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周容说。这份在烽火中铸下的信仰,成了周令钊一生创作的底色。

笔墨还乡

——记周令钊325件艺术珍品捐赠归乡

刘瀚潞

2. 窄窄的书桌,盛下万里山河



2011年,周令钊为北京湖南大厦壁画作草图。
资料图

画《沅江水暖》《澧水花繁》,图案只是一张窄窄的桌子。

“他不用看全貌,整个画面的比例、细节都在他心里。这点,我做不到。”周容的话语里满是敬佩,这份功力,源于一生的艺术积淀。

1949年,30岁的周令钊接到一项重托:为开国大典绘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6.2米长、4.8米宽的巨像,相当于两层楼的高度,彼时既无专业升降机,也无照片放大设备。他请工作人员在天安门搭起脚手架,凭着抗战时画大壁画的经验,用“打格放大法”将小照片逐格拓印,将领袖的面容一笔一格“搬”上马口铁皮。

开国大典前夜,领袖画像已挂上城楼,周恩来总理提出修改意见。周令钊当即拿起画具,登上一个由三个木梯绑在一起的梯子,小心翼翼爬上去。梯子晃悠悠的,他却稳稳落笔,直至修改妥当。

国徽、团旗、少先队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以及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的票面……后来,周令钊还参与了许多以国家名义发布、为国家代言的作品,被誉为“新中国设计第一人”。

展厅里,这些展品件件分量千钧,陈列却朴素寻常。

策展人陈礼解释,策展之初,周容便特意交代:“父亲是个很温和的人,希望这个展厅给人以温暖的感觉。”

展厅一角,还原了周令钊的工作书桌——这张书桌购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北京,他曾在此创作中国共青团团旗等重要作品;椅子的扶手上,仍可见常年使用留下的岁月痕迹。简朴的环境,诞生了不平凡的作品。

艺术家黄永玉曾这样评价他:“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也不张扬。如果换成有的人,能参与其中任何一项事情都可以吹半辈子了。”

“父亲的心思全在把事情做好上,做完一件再做下一件。”在周容的印象里,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

84岁时,周令钊与夫人陈若菊合作为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设计《松》《竹》《梅》浮雕;91岁时,耗时四年绘制《汨水江永流芳》长卷;94岁时,完成北京地铁朝阳门站的陶瓷壁画《凤舞朝阳》《京东粮道》;96岁,创作完成《平江八景》;98岁时,设计第四轮中国生肖邮票《戊戌年》。

2011年,中国美术馆举办周令钊首次个人大展,现场人山人海。面对众人,周令钊语出惊人:“我今年才92岁,来日方长。”

3. 画不完的美景,是故乡

平江画一幅壁画。当时平江最好的“宾馆”是县委招待所,他见一楼餐厅西头有面白墙,便跟县里领导说,想给老家画幅画,放这墙上,也能帮着宣传平江、推动旅游。

接下来几个月,他跑遍平江山水,在黄金洞水库边见一湾碧水映着满目青山,赶紧写生记录;回北京后反复修改小稿、放大样稿,最后再回平江精心绘制,最终完成丙烯壁画《春洒黄金堰》。这是平江历史上第一幅表现本土美好山水的壁画。

此后多年,他对湖南的艺术回馈从未间断。1996年,为“中国常德诗墙”绘制完成两幅各高2米、宽30米的石刻壁画《沅江春暖》《澧水花繁》;1999年,为平江县邮局创作《深山邮情》;2000年,81岁高龄受邀到岳阳过春节,爽快答应创作,历时一年多为南湖宾馆留下《天下忧乐情满楼》《春风又绿盘石洲》两幅巨作;2006年,

为平江画彩墨长卷《汨水江永流芳》;2011年,应湖南驻京办之邀,创作壁画《长沙——橘子洲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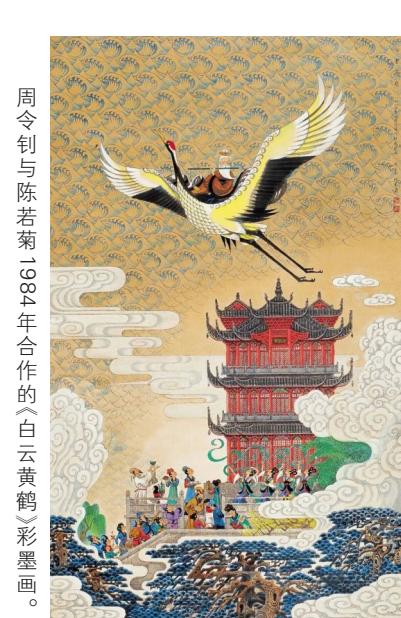
出生在北京的周容,起初是从父亲的画作里认识湖南,后来跟着父亲一次次返乡,才渐渐熟悉了家乡,也懂了这片土地对父亲的意义。

此次捐赠,她亲自整理作品,特意挑选父亲与湖南、广西、四川等南方地区相关的创作:“我就想让这些作品回归故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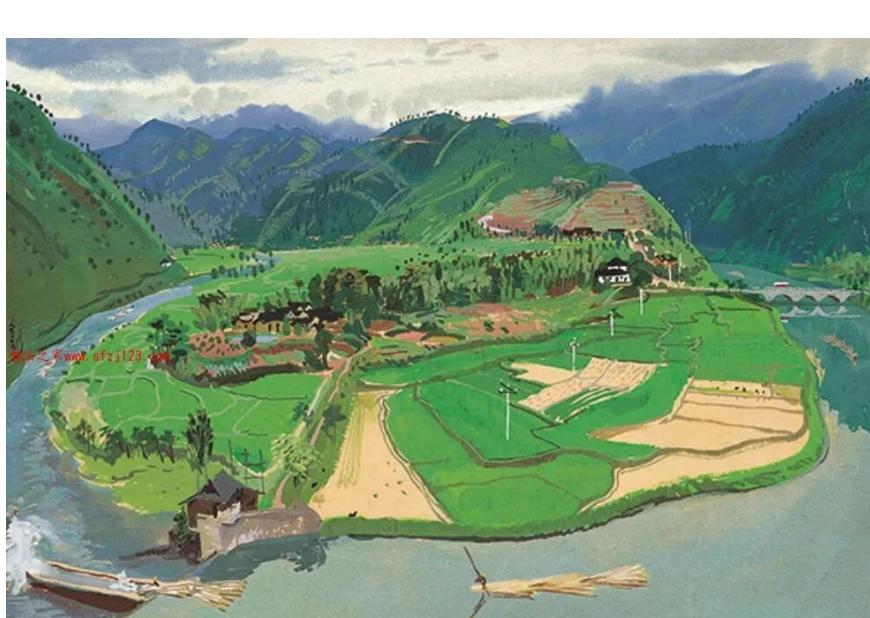
2022年10月,103岁的周令钊先生回到家乡。那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湖南。

面对家乡的青年美术工作者们,他说,家乡的风景使我手不停笔,我会出很多作品。我走在家乡的每一块土地上,感到亲切,画不完的题材,画不完的美景。

如今,那些曾在他笔尖流淌的平江晨雾、汨罗江波、岳阳楼影,终于落回了故土。



周令钊与陈若菊1984年合作的《白云黄鹤》彩墨画。



《春洒黄金堰》纸本水粉 1983年 周令钊

与20世纪的多数画家相比,周令钊先生走的路很“奇特”:他既不算传统,也难说现代,显然不属于国粹,更不能算苏派,说不上“阳春白雪”,又不是“山药蛋画派”。他的艺术道路,是把他自己所理解的一种清新的、质朴的、民族的、装饰性的美融入设计和公共艺术作品中去,既能够成就国家形象和政治景观的宏大叙事,又能够深入到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去。这种艺术的价值既不突出个性,也不那么炫目迷人,但是,当你逐渐知晓这些作品的设计和实施过程,理解了它们创作的复杂和艰巨之后,一定会感到惊讶、甚或是震惊,进而钦佩不已。

许多人对周令钊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他主创或参与设计过的作品,却是1949年以后几十年间每个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与夫人陈若菊绘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与张仃设计政协会徽,以中央美院设计团队主要成员身份参与国徽设计,还设计了共青团旗、主笔解放军“三大勋章”,20世纪50年代起30余年间担纲第二至四套人民币票面整体美术设计;此外,他设计多套重要纪念邮票,绘制《全民抗战》(黄鹤楼抗战大壁画)、《五四运动》(历史画)、《世界人民大团结》(壁画)等,1950年至1967年(除1966年)还任天安门“五一”“十一”游行仪仗队及文艺大军总体美术设计。改革开放后,周先生的艺术生命力再次被激活,不但创作了《白云黄鹤》等重要壁画作品,还参与并主持了中国最早的主题公园深圳“锦绣中华”和“中国民俗文化村”的总体设计……毫无疑问,这些工作,对中国现代的设计艺术和公共艺术来说都极具开拓性,足以使任何一位艺术家或设计师名垂青史。而支撑这些重大设计和公共艺术创作的基础,则是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艺术追求。

我们可以把周令钊先生的艺术人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19年湖南平江出生到1948年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工作之前的三十年,是周先生艺术人生的成长期。少年时代,他接受了良好的艺术教育。1936年,17岁的周令钊又到上海学习制版。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他投身抗日宣传,次年进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工作。1939年,他加入南路前线工作队。抗日战争末期,他随抗敌演剧队赴滇缅前线写生,还冒险深入缅甸。抗战结束后,他在上海育才学校任美术教员。

对于一个不到30的年轻人来说,这段人生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丰富精彩,尤其是他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积极投身,成就了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段传奇。

第二个阶段,是从1948年受徐悲鸿先生之聘来到北平艺专任教。这个阶段也是30年,其中前20年可以说是周令钊先生一生中最忙碌的时光,也是他艺术人生的成熟期。在此期间,周先生的工作和成就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作为主创之一参与了包括国徽和人民币在内的新中国国家视觉形象的设计工作,完成了大量艰巨的国家设计任务。当年30岁出头的周令钊满怀热忱地参与到这些项目中,也成了这段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

其二,是主持了许多壁画和公共艺术的创作,开创了一种明亮健康、清新活泼的民族装饰风格。作为中国现代壁画运动的先驱,到20世纪50年代末完成《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民族文化宫装饰》等项目后,周令钊的装饰语言才算正式确立。他的装饰绘画主要服务于新中国的重要工程的空间装饰,保留了幽默感,创造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乐观蓬勃的理想主义装饰风格。

其三,是在水彩和水粉画色彩表现力上的贡献。周先生的水彩、水粉作品,色彩灵动、通透、鲜艳、明亮,表现力很强,还融合工笔画技法与苗族色彩习惯,开创水粉“民族化”新风。

周令钊先生艺术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恰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同步。他担纲第四套人民币的票面总体美术设计,与陈若菊等老艺术家一起把人民币设计的艺术水准推向新高度。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壁画和公共艺术作品,尤其是1983年至1985年间为武汉黄鹤楼新址创作的《白云黄鹤》,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壁画创作中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他晚年的众多作品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是他为深圳锦绣中华和中华民族文化村所做的总体设计。

毫无疑问,周令钊先生造就了辉煌的艺术成就。他一生中的许多艺术和设计都可以用“任务艰巨”来描述,但是周先生都能举重若轻、胜任如常,这说明他是既有“想法”又有“方法”的人。只不过老先生话不多,又很少写文章谈艺术,因而我们对他的艺术特点和方法缺乏了解,但这些其实是非常值得认真探究的。

在此,我只谈几点比较深刻的体会。其一,在理解周令钊先生的艺术特点时,要抓住“民族”这个关键词。他的艺术扎根中华大地,始终把“民族”“民族化”“民族风格”“民族审美”作为创作方向,这便是周令钊先生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艺术追求。其二,周令钊先生虽然不善言辞,但是他在设计和公共艺术创作上有自己的工作方法。比如,他特别善于“网格设计”,就是通过打格子按比例精确地分解工作,有条不紊地把设计的想法放大到特定的时空里,从而圆满地完成任务。再如,他常用的“集锦装配”的设计手法,就是把最美的风景和艺术符号按照一定的构图和形式法则“装配”到一起。其影响深广,迄今仍是大型壁画和公共艺术创作中非常有效的一种工作方法。

周令钊先生的艺术是民族的、人民的,也是时代的。他的艺术来自哺育他的这块土地,他又把自己的创意回馈给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他的作品既有大江大河,又有涓涓细流,既能宏伟浩荡,又能优雅细腻,既是大开大合,又是张弛有度。在这种巨大的张力之下,则是周令钊先生朴素、平淡的人生本色。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风格即人:周令钊的艺术设计之路

周博